

韻讀：脂部——棣、檤、醉。 歌部——何、何、多。

無衣

這是一首秦國的軍中戰歌。王夫之詩經稗疏：「春秋申包胥乞師，秦哀公爲之賦無衣。……爲之賦」云者，與衛人爲之賦碩人、鄭人爲之賦清人，義例正同。則此詩哀公爲申胥作也。若所賦爲古詩，如子展賦草蟲之類，但言賦，不言爲之賦也。」若據王氏考訂，此詩當爲秦哀公出師救楚所作。但是我們且查檢左傳。文七年：「荀林父爲賦板之三章。」若依王氏義例，則大雅板爲荀林父所作。但在此前，左傳僖五年 士蔦曾引板詩。又如左傳昭十二年：「宋華定來聘，通嗣君也。享之，爲賦蓼蕭。」若依王氏義例，則蓼蕭爲此時之作。但在此前，左傳襄二十六年：「國景子相齊侯，賦蓼蕭。」由此可見，王氏自立左傳義例，證明無衣爲哀公所作之說不能成立。從詩的內容看來，亦不似秦王口氣，它應是流傳在民間的戰歌。

王先謙集疏：「漢書趙充國 辛慶忌傳贊：山西天水、隴西、安定、北地處勢迫近羌胡，民俗修習戰備，高上勇力鞍馬騎射。故秦詩曰：王于興師，修我甲兵，與子皆行。其風聲氣俗自古而然，今之歌謠慷慨，風流猶存耳。」班固之說，代表齊詩。王先謙又說：「王于興師，于，往也。秦自襄公以來，受平王之命以伐戎。」西戎殺幽王，于是周室諸侯爲不共戴天之讐，秦民敵王所愾，故曰同讐也。」王氏不但指出了詩的背景、年代，並斷爲「秦民」所作，可供參考。

這首詩可說是反映了秦風的典型風格。同袍同衣，同仇敵愾，慷慨從軍，奮勇殺敵的精神充溢全詩。正如鍾惺所云「有吞六國氣象」。吳闓生認爲此詩「英壯邁往，非唐人出塞諸詩所能及」。雖然不免言過其實，但我們試看唐人「相看白刃血紛紛，死節從來豈顧勛」（高適燕歌行）、「四邊伐鼓雪海湧，三軍大呼陰山動」（岑參輪臺歌奉送封大夫出師西征）等詩句，確會產生一脈相承的感覺。因此，稱無衣爲邊塞詩之祖，倒是不過分的。

豈曰無衣？與子同袍。王子興師，修我戈矛，與子同仇！

袍，長衣。形如斗篷，行軍時白天當衣穿，夜裏當被蓋。同袍，表示友愛互助的意思。

王，秦人對秦君的稱呼。于，語助詞。其作用和曰、聿同。或訓「往」，亦通。興師，起兵。修，整治。戈矛，二者都是古代長柄武器。

同仇，韓詩作同讐。王先謙集疏：「秦民敵王所愾，故曰同讐也。」

韻讀：脂部——衣、師。幽部——袍（蒲愁反）、矛、仇。

豈曰無衣？與子同澤。王子興師，修我矛戟，與子偕作。

澤，齊詩作襍。澤是襍的假借字。貼身的內衣。鄭箋：「澤，褻衣，近污垢。」

戟，也是古代的長柄武器。

作，行動起來。毛傳：「作，起也。」

韻讀：脂部——衣、師。 魚部——澤（音徒入聲）、戟（音居入聲）、作（音租入聲）。

豈曰無衣？與子同裳。王于興師，修我甲兵，與子偕行。

裳，下衣、戰裙。

甲，鎧甲。 兵，總指武器。

偕行，陳奐傳疏：「言奉王命而偕往征之也。」

韻讀：脂部——衣、師。 陽部——裳、兵（音榜平聲）、行（音杭）。

渭陽

這是外甥送舅父的送別詩。詩中寫外甥贈舅父的禮物，有「路車、乘黃」，這都是當時諸侯所用的車馬。毛序認為，這是秦穆公的兒子康公送晉文公重耳回國時所作（康公的母親是重耳的姊姊，嫁給秦穆公，時人稱她為秦穆夫人）。王先謙集疏引劉向列女傳（魯詩）和後漢書馬援傳注引韓詩，確認此詩為康公送晉文公之作，與毛詩合。

此詩方玉潤評為「詩格老當，情致纏綿，為後世送別之祖，令人想見攜手河梁時也。」的確，二章「悠悠我思」一句，置於送別的氛圍中，更顯得情真意摯。往復讀之，悱惻動人，體現出作者的無限情懷。杜甫詩：「寒空巫峽曙，落日渭陽情。」儲光義詩：「停車渭陽暮，望望入秦京。」杜牧詩：「寒空金錫響，欲」